

亦舒作品系列

# 阿修罗



香港

5

亦舒

与物语 细诉情怀 更惹相思

全新版港台言情长篇小说精品 · 海天出版社

亦舒作品系列

[247.57  
Y51a4

# 阿 修 罗

5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 曼  
责任技编 王 颖  
责任校对 陈敏宜

书 名 阿 修 罗

---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  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  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  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  
印 张 6.25  
字 数 125(千)  
版 次 1996年9月第1版  
印 次 1998年6月第3次  
印 数 20001—21000

---

I S B N 7—80615—431—0/1·95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人总会往回想。

思潮一直飞回去，飞回去，去到老远老早的悲欢离合，甚至去到年轻时一个美丽的五月早晨。

回忆通常苦乐参半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最远的追思不过是去到童年，六七岁模样，不甚懂事，却拥有无限宠爱，时常为很小的事情，像一颗水果糖或一枝铅笔，磨在祖父母或姑妈舅舅之类的身边大半天，最后，总能得到他所要的东西，这是童年的精华：不劳而获。

吴珉珉的记忆与众不同。

她的记忆始于三岁，甚或更早。

她记得坐在婴儿车里，由保姆推到公园去，那是北国的冬季，天空灰蓝色，树枝枯干，她示意想走，保姆总是哄她：“乖乖坐着，别动。”

即使还是幼婴，珉珉心里很清楚，她与保姆每天离家出来公园小憩，是父亲的意思。

因为每天这个时候，母亲醒来，一定要摔东西骂人。

珉珉记得一切。

她记得泪流满面的母亲一会儿把她抱到身边，絮絮地诉苦，一会儿又用力推开她，使她摔交，她若坐着，母亲会叫她站，她若站在母亲身前，又嫌她挡着视线赶走她。

珉珉总是呆呆的，不知怎么样才能叫大人开心，她希望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，偶尔称赞她一句半句，但是从来没有。

其余的时间，她坐在房间里，与保姆作伴。

房间中央有一张小书桌与相配的椅子，珉珉常常坐着用铅笔学写阿拉伯字母。

起火那一天，保姆不在她身边。

珉珉看到墙壁上火红色影子乱窜，背脊有炙烫感觉，她转过头来，向房门口看去。

保姆这个时候冲进来，用一条湿毯子蒙住她的头，把她抢出去。

她记得曾经把这宗惨事告诉好同学莫意长，意长想了想说：“你并没有记忆，事后大人把事情经过同你说了，你才把想象同事实连结在一起，编成回忆。”

不，事后完全没有人再同她提及这宗可怕的意外，他们都希望年幼的她不留回忆。

但是不可能，她清楚地知道母亲葬身这场火灾。

消防员与警察同时赶到，立刻展开救亡工作，看热闹的邻居大叫：“有个孩子在里边，有个孩子在里边！”

保姆已经惊呆，待众人提醒，才想起手中抱着的毯包里有一个孩子，解开来，露出珉珉的面孔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
珉珉没有哭泣，她看向灾场，木制平房已经烧得通了天，灰蓝色天空有一角被映得血红。

太迟了，母亲在里边。

珉珉用双臂扣紧保姆的脖子。

她听得保姆对警察说：“是太太放的火。”

警察问：“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太太的精神一直非常困惑，”保姆激动地答，“她好像想毁灭一切：她自己，这个家，与家里每一个人。”

听到这里，意长紧紧皱着眉头，“不可能，保姆怎么会这样形容你的母亲，她只负责带孩子，还有，三岁的小童，不会明白毁灭的意思，一切都自你的想像而来，你不应自寻烦恼，失火是一项意外。”

为了证明她所说不误，意长找来三岁的小侄儿，把一个乒乓球交他手中，对他说：“毁灭它。”

小孩把球往嘴里塞去，意长大叫一声，怕他吞下窒息，连忙把球抢回来，那孩子惊天动地般哭起来。

意长问：“看到吗？三岁孩儿能做的不过是这些。”

珉珉不再意图说服意长。

深夜，她坐在漆黑的宿舍房间里，独自沉缅在回忆中，只有她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只有她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什么。

当她父亲自大学里赶回来，火已救熄，灾场只余一堆瓦砾。

珉珉被安放在朋友家中，数日后，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，手中执着一束花，预备献给母亲。

她转过身，抬起头轻轻对保姆说：“她从来没有笑过。”

保姆甚为震惊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三岁孩童

怎可能有此慨叹？

她父亲伸手过来，“我来抱你。”他以为她想看得清楚点儿。

保姆退后一步，像是害怕的样子，随后就辞职。

吴家父女继续在朋友家寄住。

苏伯伯是父亲的同事，苏太太没有孩子，看到珉珉，蹲下来笑问：“这位小公主叫什么名字？”

珉珉立刻就喜欢她，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，让她抱住她。

苏伯母身上有股清香扑鼻的气味，珉珉觉得安全极了。

他们寄居在苏家颇长一段日子。

在这三五个月期间，珉珉记得她一直可以享用新鲜食物与干净衣服。

苏伯母也把她当亲生孩子似的。

珉珉记得她的样子：身材瘦削高挑，鼻子上有几颗雀斑，在家也打扮得整整齐齐。

她替珉珉置了一大堆玩具，有一个金发洋娃娃，穿大红色纱裙，最为珉珉喜爱。

苏伯母跟珉珉说：“它叫桃乐妃。”另外有个玩具狗，“它是吐吐。”什么都有名字，苏伯母也像个孩子。

她同珉珉的父亲说：“吴豫生，本来我已经决定不要生育，直至见到你女儿，”又同丈夫说：“苏立山，我也要一个那般可爱的孩子。”接着咕咕地笑起来。

珉珉听到她父亲说：“过了年我们也该回家了。”

苏氏夫妇甚为意外，“回香港？”

珉珉看见她父亲点点头。

“哎呀，”伯母说，“我不舍得珉珉。”

“她阿姨愿意照顾她，我考虑很久，觉得可以接受这个建议。”

苏伯母现出寂寞与无奈的神色来，珉珉伸出手，握住她的手，苏伯母感动地问珉珉：“你也不舍得我？”她一直把珉珉当小动物，不知道孩童也有思想理解能力。

过一会儿，苏伯母又说：“也好，香港天气暖和点，你也可以乘机离开这块伤心地。还有，多伦多这样的地方，也实在不能够把它当一个家。”

苏立山在这个时候嚷：“女人，一天到晚，就是抱怨抱怨抱怨。”

珉珉没有看见她父亲笑。

后来她才知道，一个人如果伤透了心，就很难笑得出来。

他们就要走了，珉珉十分留恋苏家的面包白脱布丁，她希望香港阿姨也有这样的好厨艺。

就在他们要乘飞机离去的前一个星期六下午，苏立山要去看球赛，他妻子说：“把珉珉也带去吸吸新鲜空气。”

“球赛三小时那么长呢。”

“一个钟头可以回来了。”

苏立山无奈，“专制呵，”他同老同事说，“我是



标准的老婆奴。”

他抱起珉珉，先把她父亲送到大学去收拾东西，然后开动车子，把珉珉载往球场。

车子在半途停站。

珉珉刚警惕地抬起头来，已经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笑着过来拉开车门，她是谁？

少女看到珉珉也问：“噫，这是哪一位？”

苏山立说：“敏玲，把小孩抱着坐。”

少女把珉珉抱在膝上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立山，我不知你有女儿。”她笑。

苏立山忙着把车子调头，百忙中，少女探过身子去吻他的脸颊。

苏立山说：“给人看到了不好。”

少女不悦，“迟早会叫人知道，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作出抉择。”

苏立山说：“再给我一点儿时间。”他伸出一只手去握住她的手。

少女转嗔为喜，在珉珉耳畔轻轻说：“听见没有，他选我呢，他不要你。”

珉珉记得她抬起头来，看着对方。

少女变色，“立山，你看这孩子的眼神，像是要射透我的心呢，她听得懂我们讲话吗？”

“除非珉珉是天才，”苏立山说，“珉珉对不对？”

然而少女已经受了震荡，一路上她没有再说什么。

球赛中苏立山买了爆谷大家吃，这个叫敏玲的

少女一直注意珉珉举止。

她问珉珉：“你看得懂这场球赛是不是？”

珉珉还没有回答，苏立山已经说：“胡敏玲你怎么了？”

“立山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，你看她神情多妖异。”

“我不准你那么说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英国历史系吴豫生教授的女儿。”

“吴教授？吴太太她——”敏玲脸上变色。

“别再提了，来，走吧。”苏立山抱起珉珉。

“立山，大家都知道吴太太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敏玲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”苏立山再三阻止女友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。

风来了，苏立山解下围巾，轻轻蒙住珉珉的头挡风，抱着她急急向停车场走去。

珉珉的视线受阻，耳边像是听到有人吆喝：“二楼左边第一间房间里有人！”

她母亲困在里边。

珉珉鼻端嗅到一阵木焦味，她双臂紧紧抱住苏伯伯的脖子，终于围巾被轻轻掀开，珉珉发觉她已坐在车子里，停车场另一头有人在大铁桶里生火取暖，焦味就从那里传来。

她听得懂每一句话，记得每一个细节。

胡敏玲怪不自在地说：“立山，你已为这个孩子着迷。”

苏立山笑答：“被你看出来了，我一直不晓得婴儿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动物。”

胡敏玲说：“你的妻子不能给你孩子。”

苏立山不出声。

胡敏玲说下去：“我可以。”

苏立山说：“得了，敏玲，今天你太过分。”

“她已经遍访名医，她已经打算放弃，对不对？”

苏立山把车停下来，“即使我离开她，亦断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。”

他让她下车，载着珉珉回家。

苏太太出来迎接他们。

她问珉珉：“球赛好看吗？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苏太太微笑说：“你长大之后，一定是个不爱说话的女子。”

苏立山在一边听到了转过头笑道：“追死人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男人都出去了，只剩苏太太与珉珉。

电话玲响，苏太太过去听，她与对方说：“苏博士在实验室。”

她回座继续剥橘子给珉珉吃。

珉珉忽然说：“胡敏玲。”

苏伯母一怔，“你怎么知道是她？胡小姐是你苏伯伯得意弟子。”

珉珉看着苏伯母，蓦然清晰地说出来：“迟早会叫人知道，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作出抉择。”

苏太太一听，脸色猛变，她站起来，撞翻了茶几。

珉珉犹如一只学语的鹦鹉，她记忆好，把大人所说的话一句不改地重复出来，声音稚嫩，一如胡敏玲扮娇时做作的腔调。

苏太太浑身寒毛竖起来，这情况太诡异，她惊怖莫名，“珉珉，你从哪里听来？”

珉珉继续学下去：“听见没有，他选我呢，他不要你。”

苏太太完全明白了。

她双手簌簌地抖，轻轻地，大惑不解地自言自语：“他们一直瞒着我，她常常来这里找苏立山，就在我家里，当着我的脸侮辱我，难怪她嘴角常带轻蔑笑意，原以为她看不起家庭妇女，现在我明白了。”

珉珉静静看着她。

“告诉我，珉珉，这是几时的事，昨天？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“胡敏玲与你们一起去看美式足球比赛？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“呵，都通了天了，就把我一个人瞒在闷葫芦中。”

珉珉还不罢休，她学下去：“你的妻子不能给你孩子，我可以。”

苏太太如坠冰窖，两颊肌肉不由自主地抖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她伸出双手，按住面孔。因为她发觉眼泪不受控制，溅得到处都是，她怕吓着珉珉。

苏太太像一切人一样，低估了三岁半的珉珉。  
这孩子与别的孩子不同，她自出生以来，便看惯了成年人的眼泪。

苏太太喃喃道：“珉珉，你不会对我说谎，孩子不会说谎。”她把她紧紧抱在怀中。

她失声痛哭，一如珉珉的母亲。

珉珉拥抱着苏伯母。

下午，苏太太把珉珉抱到小床上，强颜欢笑，“你该午睡了，伯母也去眠一眠。”

珉珉醒来的时候，一屋都是人。

她自小床爬下，也没有人注意，她看到苏伯伯与她父亲憔悴地无语相对。

救护人员把苏伯母抬起，放在担架上。

珉珉走过去看到她双目紧闭，抬起头问护士，“她还醒不醒来？”

护士大吃一惊：“这小孩自什么地方走出来？”

她父亲连忙过来抱起来。

她问：“伯母还醒不醒来？”

吴豫生没有回答，与苏立山一起跟车到医院。他们在急救室外等候。

苏立山面色死灰，“她不知道如何发现的……她与胡敏玲通过话，敏玲承认一切……没想到……”

吴豫生责备她：“你做得这样明显，分明是怕她不知道，你并无忌讳。”

苏立山掩面哭泣。

珉珉听得她父亲深深叹息。

苏立山说：“我错了，我一手毁了这个家。”

珉珉看着他，只希望苏伯母会醒来。

医生出来了。

珉珉第一个迎上去抬起头等消息。

医生说：“她苏醒了。”

珉珉松了一口气。

苏立山忙问：“我们可以进去看她吗？”

医生瞪他一眼说：“她不想见你，对，谁叫吴珉珉？”

珉珉站前一步。

“你吗？”医生意外，“请跟我来。”

珉珉握着医生的手进入治疗室。

苏伯母躺在白色的被褥上。

珉珉过去，把脸伏在她胸膛上，感觉那一起一伏。

她听到苏伯母低声说：“谢谢你，珉珉。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“你放心，我已经醒来，决定做一个新人，凡事从头开始。”她开始喘息。

珉珉握住她的手。

“你听得懂我说的话，对不对？”

忽然之间，她痉挛起来，珉珉听见床边一部机器发出“嘟”一声长鸣，医生紧张地说：“把孩子先抱出去，别让这事对她有不良影响。”

护士急急拉开珉珉，珉珉感觉到苏伯母胸口起伏已经停止，她松开手。

珉珉没有哭，她由看护领出病房。

十分钟后，医生出来说：“病人已故世。”

珉珉看到苏立山踉跄地退后，撞在墙上。

她真心为他难过。

吴豫生一声不响，抱起女儿便走。

第二天，他们就离开多伦多回香港。

莫意长打完球回宿舍，顺手开亮灯，起初不知道珉珉独自坐在黑暗里，吓一跳，后来习惯了，就劝她：“想什么？认识你那么久就想那么久，有什么益处？”

珉珉但笑不语。

意长说：“我讲十句话你还讲不到一句。”

珉珉翻开功课，仍然不说话。

意长伏在书桌上看她，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，那些故事是否写在你的眼睛里，所以你的眼神那么深邃？”

珉珉摇摇头。

“好好好，我不骚扰你温习功课，我去淋浴。”

珉珉躺在床上，笔记本子覆盖在胸前。

到今天她还可以感觉到苏伯母冰冷的手。

可怜的女子，大伙甚至不知道她的闺名叫什么，每个人都叫她苏太太，可想她已经嫁了苏立山良久。

一年前珉珉问过父亲：“苏伯伯后来有没有娶胡敏玲？”

吴豫生一呆，“你还记得他们？”

“是，我记得。”

做父亲的不置信，“那时你只有三四岁。”

珉珉微笑。

吴豫生低头回忆，“没有，后来胡敏玲嫁给一位外国讲师，苏立山一直很潦倒，他似受了诅咒。”

珉珉恻然。

“苏氏夫妇十分痛惜你。”

“我也记得。”

“结局太叫人难过了。”

珉珉没有回答。

回来的时候阿姨在飞机场接他们，她穿一身黑衣，珉珉还是第一次见她，小孩子特别喜欢漂亮的人，看到丑人马上会势利地露出厌恶的害怕神色，异常令人难堪。

珉珉叫一声“阿姨”，握住她的手。

这阿姨异常漂亮，珉珉与她一见如故。

她对珉珉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。”

她的车子也是黑色的，由司机驾驶。

珉珉坐在父亲与阿姨当中，听到阿姨说：“豫生，不如你也搬来与我们同住。”

“我姓吴，怎么可以搬到陈家住。”

“你始终狷介。”

“学堂里有宿舍配给，我住那里就很好。”

阿姨像是有许许多多话要说，太多了，全挤塞在心头一处樽颈，卡住一个字都出不来。

到了陈宅，吴豫生喝了一杯热茶，轻轻吩咐女



儿数句，便走了。

陈宅地方宽敞，布置清雅，阿姨是个极理性的人，她让外甥坐在她对面，清晰地说：“我是你母亲的妹妹，我叫陈晓非，你母亲故世，现在由我照顾你，我们是至亲，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告诉我。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一直到小学毕业，珉珉都住在阿姨家中。

沉默寡言的脾气都是那时候养成的，上午有一位老师来补习幼稚园功课，下午有音乐教师试着启发珉珉的兴趣，她都不甚积极。

吴豫生说：“太早了。”

阿姨笑，“我不愿天才儿童被浪费。”

“你想栽培天才？”

阿姨蹲下问珉珉：“你最擅长什么？”

吴豫生说：“孩子应专长吃冰淇淋撒娇哭泣，珉珉是不是？”

珉珉笑笑，她心里有数，知道将来擅长做什么。

“她是个小大人。”阿姨说。

稍后，珉珉便会听电话，趁佣人不在，她清晰地在电话中应道：“这是陈公馆，陈晓非小姐不在家，你是哪一位？”

那一头的客人都以为是个颇懂事的小朋友，有时留言相当复杂，却难不倒珉珉的记忆。

阿姨只说：“我记得你母亲小时候也是这样精灵。”

诧异的是一位客人。